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目錄

孝子

檀郁　楊旻
虞謙　王原
謝用　陳倫
程振
鄭杲　彭賓
羅璋　唐儼
宋顯章　劉文煥
劉閔　董杰
周聘　歸氏二孝子
何倫　崔鑑

楊黼　二孝子

李學梅　丘緒

夏恩　楊騰

潘自新　蔡守直

王世名　張梅

王在復　李文詠

鄭之垣　徐虎

四明趙昌期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刊行

孝子

危孝子貞昉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權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桂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

氏春秋復駘九十旦旦念之恐桑霜露之疾無以遂
其菽水之恍終天之慽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
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
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
衣易短褐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尩弱不勝
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
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飲泣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
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
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
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

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歉於神明奚翅足矣尚何説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錢瑛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匯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寂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蹈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罵卽目白刃奔訢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訢不已梧岡亦哀訢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

之賢凡三賜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慟稱
罔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
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
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
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
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崔孝子敏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陵邑崔村里人也孝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蜀川綿竹縣尹父子不相知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依母氏洎兄居幼而好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子然獨居思其父母永懐于心乃辭其室家身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氏無有也乃由秦入蜀經褒邪厳雲棧度劍關達於蜀中抵于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爲荒墟詢諸遺民求其父丘壠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

蹈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頻絕方蘇者數四既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丘壠所在即啓殯負其骸以歸塟於先塋嗚呼人子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何獨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涉山川奔走道路備經險難往返不啻萬餘里焦心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況又負其親骸歸塟先塋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哥惜乎當時爲官守者不聞其行不能上達於 朝廷表其門孝子所居與予相距僅一舍許耳聞其事竊恐歲久湮沒無人知者故爲傳其行實以俟他日太史氏采風者爲之張本云

貞孝鄭仲涵淵墓銘　　宋濂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子弟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淵仲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爲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蓄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藉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帆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爲

哉又棄去取群聖人之經而㷔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達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脅患惡疽不能坐臥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旣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膭疾退居父老拊膺悲號絶而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成癸卯之夏諸暨成將

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食往分之雖身羅寒迍不卹也從弟濡與妻早夭三女倮倮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門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衆或有疾不擇親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奴衣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譏但俯首默受而已其行內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彰也斷森王烈家嬴於紅巾師其族

五十乞食淅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豐
人食不能養母來愬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
耶厚周之仲涵嘗夏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
行且泣詰呼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
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
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
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
生之並舍三里所濮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
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
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然而和未

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乃解自衣繻裘爲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寓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聵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

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

督請君辭意懇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羸弱雖羸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閒驩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決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稾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歿乎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

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逮大期之日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剋日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役待罪禁林晋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逮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纚纚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收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

孝行若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諡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諡以貞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

簡祖英傳　　　　黃佐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郡宗愍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緫帑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廸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四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有愧於石菴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

征討不服寧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繫鈇鑕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孤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俛願自懟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今臣

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蠹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啓節非惟盡人子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爲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叛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焉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孝子丘鐸傳

宋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文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後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貢藥市中以自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

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殁鐸哀慟幾絶卜塋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聞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歿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巨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皎絶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予聞

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錚執烝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烝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錚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

毛聚傳

宋濂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孟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瘦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瘞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闉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

能嫁娶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皆爲瘞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鄉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綖皆好學紘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愼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同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家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惡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孝子瞿嗣興傳

宋濂

瞿孝子嗣興字華甫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檢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轄徒傳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舍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煉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摩晝暮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視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甞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麥食時麥如華孝子求諸市

不養凡川有菱者屏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歷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餓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專篤者必思賑給而不徼使其知毡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鷄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氏有告糴者鬻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徉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示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

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詎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樽勞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舁屍窮捐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橐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貲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物色偵其人遲之某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自戕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老兒介子莊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汝生恒理爾

頻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無以老身爲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及父在建
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嘆曰非誠心愛日者乎
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齠齔有未易追躡之
者濂又嘆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
孝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僊孝子傳
使圜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姚清播散傳　　姚夔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陸濱江水陸交値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爲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爲灰燼於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値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闔原山中各挾資貲以行會卒爲群盜所追擬

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崩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齎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挈以去至一山嶺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歿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呼覓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歿矣伯華痛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襲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者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後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探樹葉掩之徐用木鏟挖土且饑

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完成
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
嘔血而出未幾我　明有天下四海大定擧盜屏息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
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
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
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
死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絶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
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
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勸之益嗚咽弗

能舉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筯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翁
媪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甫記述
嘗曰乏草履幾不免葬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盡得之子先妣申
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
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
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鵬曰楚曰鶚曰夔夔吏部
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
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

號爲延慶墓云

贊曰婁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僧工賢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擲之餘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被猶各還其主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遺下一巨囊甫覘之乃鈔也急追遲弗及矣逾年過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悵不知所遺處亦無要求意甫出囊授還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來城典吏以事坐臺獄既釋乃亟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厝之

詣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壘聚其所有不足復鬻奮
囬四十餘亂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
而歸詣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殖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
弟得兄骸歸塋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衣攜杖出街
行舉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後以遺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捕敝傳敢併
及此

畢孝子鸞傳

劉儼

孝子畢鸞真定井陘人父文顯爲莒州學正有文學德行爲學者所宗年六十有五以疾卒於官鸞時少年巳克自樹極哀痛凡喪禮當盡者不肯苟且而力不能歸其喪遂藁殯于莒獨奉母李孺人暨諸幼弟歸井陘家業稍荒落鸞則經營助其甘旨夜則讀書爲文章尤以父骨未歸塋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流下衆謂其純孝人也正統紀元冬母李亦以天年終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念父不及於養母存猶可效報萬一今若此不孝孰甚焉乃喻諸弟曰毋

殁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絰銜哀徒步走宮負父骨躬營塚壙合考妣葬邑之艮都西山既葬事乃廬於墓側朝夕哀臨聞者爲之悽惻有野鹿聞哭聲亦爲之鳴悲若助其哀者又有兎領其雛遊於廬之前後動息自如若家所畜者有巨虵蟠廬門之右不驚不傷若有所守者衆始以爲異後時時見如初乃驚嘆曰是孝感所致焉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叢後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清愼賢明稱其進未可量嗚呼孝者德之本而送終其大也叢於送終之大既非衆之所能以其感通雖鳥獸微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斂宛然又刺血驗之
誠是遂負骨歸瘞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嘗糞
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
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繹以教人門人弟
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皤然老
矣永樂丁酉廣西聘與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義
賢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嫠孳者則護視關給
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既充而施
於外者類如斯平生攻古文今有集若干卷以永樂
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四

陳孝子淮傳

陳淮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賢官南康每日雞鳴而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櫬歸至寧化次河㳂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漲河溢柩且没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兄嫡出也有贅壻毋欲析箸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推姊腴田美器而取其餘毋乃悅復許同爨爲郡庠弟子員力攻同學值聖賢婁

語輒諷誦千百過不休年四十貢充南京國子生後
値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准減年籍准曰籍
可減心不可欺也吾寧言之於朝因上疏謂太學不
論賢否而計壯老其弊徒啓奸僞寒士心疏下不報
准遂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雝諸子婦皆遵教
無違禮遠祖尚書仁壁僕射靖祠墓被侵毁准焦思
十餘年百計隙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准居
鄉凡法令有弗便者必爲民白之郡邑臺司一大夫
怫然不納准厲聲曰天生君子道附然爾與[illegible]司寇
部相友善終其身字之論者謂准純孝似子騫浩氣
似子輿官廉幾爲于大同亦孝謹於司寇使趙其居
曰述孝甲

陳繼許巨年作爲傳

杜用嘉瓊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理詩尤沉著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尤潤秀可觀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間知其容儀往往形寫夢寐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封殿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

卒十三具殁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諡曰淵孝先生今
列祀鄉賢祠所著有東原齋巻紀善錄耕餘雜錄

隱徵先生洪祥傳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息父友琛病癱延年餘起臥溺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於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琛念兒即老而婦或少與心終不安一日趣生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唯諾而陰伏父牀旁夜父欲起搦呼僕不應力殆而仆忽一人奮臂驚曰爾為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意所云皆慢語特假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癈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竭力承歡優游

十餘年友父季思慕不置見父形於夢為鏡中人觀誠孝所感云士高喜讀書明義理灸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急行笑曰不免一身濕壽九十七方終里閈評稱有懸德因號曰懸德洪先生子大人供暨曰堯者金華武教丞亦曲盡孝愛云

龐公景華墓誌銘

倪謙

公諱景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爲吳之松陵人曾祖積之祖昇甫父彥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產殷徙京師占籍應天今爲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彥恭號安分平生行履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公幼有至性彥恭歿方九齡即知哀毀母孀居守節慈訓有方屏膏沐躬儉素務營辦以市書籍遣公就學里塾歸則課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爲非是母無是子也比長爲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紡績織紝家因以饒孝養豐腆母心安且樂焉宜繩

戊辰母嘗得疾阽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
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
刲股如初後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
復瘳嘗至龍潭江滸時大風舟多覆見有溺水起附
舟底者十六人公即捐金購人駕舟往救之賴以全
活又丹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失墜公見而病
之爲命工鑿石爲欄以護其拯濟多類此天順戊寅
春隣火爇近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賜此終
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母壽九十
餘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後其

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三而終公號慟痛絶衣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安成彭先生爲銘其墓塟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之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奠有賊盈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於松栢靈芝之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成化丁亥府尹王公弼江寧丞廖公世清欲舉其孝廉不果乃以賓禮請預鄉飲鄉人榮之成化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卒時取紙筆述身後事以遺諸子享年六十有五

麴祥傳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鬻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置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冤痛心求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柔遠方隆不欲逆詈之遣令還國許給驛嚳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鄰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

遣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諭蕃王允之仍
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
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
開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
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絰三年祥博覽經史通
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檀孝子郁傳

方學漸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惟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毁踰禮塋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塋無處所罪莫大焉禱其廟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湯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湯泉穴者

壘士程伊聞之曰吾壘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舟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艱其事或止之或譏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免喪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郴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與作家訓七十章其詒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

家事施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爲言始於
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
曾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孝
子庶不亥故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循翳
然眉睫間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
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
番奕世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孝子楊旻傳

張汝弼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爨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孝子天性端愨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貲而甘毳飲養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旹牽率抱弄於前杖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

坐塾中諱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致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頮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政使蘭陽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 上聞旌其門則孝子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

報東海張汝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夫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安曲致力耳初無割肝刲股之奇白烏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為孝也得自閭之壤者耶不鼓虛以鈞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為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也故備錄之

虞孝子謙傳

沈愷

孝子姓虞氏諱謙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甸甸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廼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午從兄謙以富民籍云歸有司逮捕甚亟翁憐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偶遺事適洏哭于陛像抵安定教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

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病孝子侍疾嘗糞備極艱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侮於予身無災吾親久之顙為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失聲復甦歛殯卒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強為一舉母入復微去坐臥苫塊但髮面黑如因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月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寐稱碑為毀裂塞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真一如其父至遂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閫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既無室家之

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痩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白齋張公俊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鶵來巢寢室聞若依人間哭聲則鳴鳴鳴若助之者是可以觀孝感矣

吳洗子愷曰愷吏明州吏事暇輒召父老問民間貞孝事父老卒能道某婦貞某子孝及道虞孝子至孝純篤尤鑿鑿若見愷聞而嘆曰明有若人可以風世

致化矣或者又疑其十五年至遠其家室非瘠𥸤不
相聞接似非人情所常予以爲不然孝子之孝孝之
過者世有奉居婚聘顧擊就聚會恬然不以爲戚者
又何人哉

孝行王原傳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且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為餓殍吾將逃爲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執執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晚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毋妻與夫子與父悲喜雖合其

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訪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别初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横島時日巳西沉颶風甚急止宿於岔路口土神祠夜夢古刹寺丹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其乎曰其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醒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携杖而入剛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率以相合不敢許彌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

繫於一隅夢曰當年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謂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名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尋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蒭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㗪㗪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珦方與禪僧供炭炊住持素知珦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叙寒溫珦曰汝父謂誰曰某珦呼原乳名不覺欷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珦絕無歸意

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為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為孝感之餘慶予為之傳非阿

於王氏而私之孝心純篤如原者不可以不傳也且父子之感天人之應雲日之祥雷霆之擊語其常不語其變即原之變有足徵矣

謝孝子用傳　　李汎

孝子姓謝名用字希中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銓公後世爲邵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適乎溪不知馬氏已娠四月矣月足娠生即用也明年永貞歸怏然於懷其伯父慶爲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即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婦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送自收而鞠之喻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醉矣永貞意終不

擇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譏於族人
珦密詗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
已也遂因事與珦偕行日則哀詗於路夜則焚香以
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
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會農家一寡嫗出
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
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
即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
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
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

誠撫二弟恩愛俱至孔毋孤用養之不鉄親族朋友咸稱之嫡母感悔令用迎焉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憾必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孝蓋格樂焚西壁祠屋用懼恐趨之木忽東墜祠基亦俱無恙人以為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糧所以教世教也君子曰用之事母與處同母弟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勝於庠同一見推於時也至謂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

契古耶

栢墩居士陳倫傳

李汎

居士諱倫字斯常姓陳氏世居祁門之桃源居之右爲墩墩上多植栢皆數百年物居士因以自號焉宋季有諱昺新者由名進士令咸寧居士其七世孫也性警悟少從少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先生每見批點必數行下居士亦自雄其才鋭意遠圖適二弟繼殤家政多累之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邑賓客日集觴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咸皆出居士雖費衆屢空卧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而不令知之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

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居士倉
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
災即與其妻舁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為異感世
父文晁文暉蚤無子居士皆父事之而忘其勞訓諸
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業儒者
曰治舉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窒
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心術
壞天理虧矣予每懼焉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於
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為格言鄉閈延
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可數十金請門引罪居士憫

其誤慰而遣之淸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衆推居士總其事或導以私居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或泣而退常貢於蘇郡守類給商錢數千緡有乘衆不知而易其半者居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君利可矣居士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徵之歲侵縣發粟賑饑里胥緣爲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居士即抗聲爲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族有司索之甚嚴居士適長于里代釋之後以金來謝居士却之曰吾所以爲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望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之居士如身當其變排抗

已廢蔣不極也人益恩之遇事多得力年七十七而
終

程孝子振事紀

李汛

孝子姓程名振字玉夫別號梭翁歙之東關人生有至性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考文昱翁暨繼母黄益盡誠孝敬二弟輝揚及諸婦俱則之間敢少悖孝子嘗有事於浙得考報病劇即兼程而歸行且禱願減己年以增考壽及歸相抱泣曰幾不及相見矣言不勝悲病益劇醫者藥棄孝子計無出遂刲股爲糜心竊語曰古人嘗進此愈疾効之當驗也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肺完體健壽幾更生至沐 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孝子所致

甚未幾慮漏數於起居孝子躬湯藥伺燥濕旦夕不離寢所者三年間出必委能子世祥孝蓋無所不至既而稍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毀過禮每不自知考柩初厝東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為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於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先是孝子侍疾時家有尨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庭花曰紅金錢者忽變白如玉人又以為孝誠所感因著之以為勸云

孝子鄭杲傳

鄭杲字羲民合肥人少穎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員與從兄梁相砥礪經史子集靡不遍覽偕諸生較藝卒置優列一日有省厭舉子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光景不可畱胡為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真樂乃復事遠謀涉海浩無涯廿作滫首遊及時不鞭策歲月為我營曾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廣聞暨閻賀公欽有古人風將往卒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柴屏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提遂彌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

尚茲鉄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巳休含恨
向夜穴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歲在正德甲戌新淦
於教諭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梁亦敏悟好文事
大父孝爲順孫一時人稱二鄭云於是乎使果不夾
天假以年其所造豈止是哉

彭孝子實傳　方學漸

彭孝子實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養其父嚴其母尤嚴每父怒實跪踖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實跽限外且啓門見之問實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箠楚父曰我偶醉胥汝母汝何弗引入就爐實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皆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即欲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不當實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

以孝道稱實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
欲置之死實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
數年弟歿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實竭青爲營塚壙從
妹李早寡守志以歿實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
至鄉人因致賻祭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
雖貧好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
塚往遊叢骼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鵠
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噪前若有德者實曰吾所
活當再鳴則跳向實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
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背

懲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荷簡毋樁襲曰實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圖圖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于桓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銑也嘗夢衛傍遺金顧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嘗夏然不寧者屢曰立稍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昔古聖賢列上坐衣冠既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

歎實不敢有寔寔之過實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
獨坐正襟凝神内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意
至德丁丑欽天氏勝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申乃
食實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傳陳儀艮師也數月卒
弟子爲義喪頃多僻實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
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實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
脯爲文以祭因諭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實
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邑諸生乞優容
孝德以救風教太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之曰彰
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適四十侍父母益愉悅衣

服飲食盥漱必親夜猶扶枕席伺寢取穩稱冠履定
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怠丁外艱慟絕復蘇治喪
準家禮處外寢苫過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亦
當以衰絰斂遂卒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方生日尋幼
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
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學篤信好學非耶愛其
親不忍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越在天
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
督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據郁安文林皆
以孝稱檀有部旌表而宋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懷

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羅孝子瑋傳

邵寶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後仁者國初以弘文館學士從　高皇帝定天下當封辭　上嘉其忠賓賜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始選庶吉士汝敬與焉歷官翰林至工部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大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尋理邊儲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擢知寧州同知常州府所至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愧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王良亦哀王息

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塋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枕竹倚壁生枝葉二白鴉為鴉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當是時墳生芝之荷華生於原他日任福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事具郡志自鄉達於中朝為之詩者几者千人徐太史舜和實序之二泉子曰予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丞簿傳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鼎其人既而訪諸郡守倅暨鄉大夫士皆對如合言餘而求之蕬忠信慱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稱其順也藩郡

稍其理也而章逢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今見文獻錄顧獨以孝子稱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矣雖微動植之祥吾未嘗不以爲信也孝子從子其祥吾辛酉所舉士也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爲之傳

唐孝子儼傳

姚淶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艺陸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與羸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殁儼哀毁如成人見者傷嗟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發疾於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

腸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儀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儀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
此鄒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
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儀嘆曰吾得子吾無
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桂康知其狀錄儀
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儀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儀事之
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
十年而宋歿儀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
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儀亦
不怖也儀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儀曰吾爲母

氏爾豈敢以私務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堇毋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評曰昔鄧人之對謂毀傷絕滅㬥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

於一股之割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卒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特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周公爲之而顧靳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被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宋孝子顯章傳　　蘇祐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岸有祠州守餘干李侯輯所建祀宋孝子并其妻辛節婦以故稱孝節祠予恐其日久湮没無聞也乃爲傳云孝子宋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恒義官自　明興爲濮人世居孫旺村族大以蕃爲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黔端實簡重不妄言笑不泛交游意㥘如也幼充郡弟子員常服製如深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讀書理解負文學之望作字用草竹筆體盡遒勁自成一家時或吟咏出入

嘉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真筆六日驛車過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即如數償之人有以屢疑者笑而不荅悴俗慕古盖清雅人也其弟後以之殉塟義官公感疾憂形於色自出近郊迎醫未至而義官公歿奔歸擗踊不欲生乃勉營兆域含殮祭塟俱依文公禮不用浮屠深慟不獲視親之屬纊也乃廬之墓側朝夕哭奠弔者無弗惘惘感恍以爲宋公有子而宋生能行古道也薊盜劉六等倡亂其黨過廬逡巡不敢近向塚瞻拜而去翔鳩馴兎殆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三十六月而禫郡人東山

李公晟高才能詩善爲文喜談兵氣蓋一世與人慎
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士林稱不容
口爲詩弔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可並見其人
矣既殁郡人李司徒瓚爲詩挽之後數年郡人倪侍
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黃太史佐太史追
詠之歌楚些招焉嗚呼孝子可不朽也義官公三子
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恐貽母氏憂乃孝子籌
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罔遺計日分
直妯娌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之於內以故
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不利亦不屑

悲於名惟恐去其母無以解於懷也年四十無子議
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以爲告也蓋
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歿竟無子立
弟之子法古爲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實之女出詩
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閒言方孝子在
殯自經死故祠並稱孝節云論曰余爲孝子傳蓋傷
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憒憒也人之強悍恣
睢泰越視其親者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
其親生事葬祭皆如禮而乃不壽以夭而無子又未
能少沾一命以遂生平乃賷志以歿於天天道何如也
雖然司徒挽之太史誄之郡守祠祀之郡人信之行
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予視孝子適家兄弟
也知是非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乎之不俟也

孝子劉文煥傳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府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為吏無過父早逝事母王氏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年疾果愈姑殁願為廬墓文煥曰廬墓此為子事也差母後即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而可望數里鑿井墓傍汲以自爨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甘人以為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盜羨之給米而至其廬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感乃思歸而侍親文煥容畢命知縣迎之路沈擢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

養盖不負文煥所感也

劉孝子閔傳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罷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請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
其之所著有家禮考証昭穆圖宗子説五倫啓蒙孝
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閨家風

方孝子重杰傳

鄒志

方重杰字思輿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家子也少奇偉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醫扁弗効重杰心皇皇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有願母生即殄躬奚郵哉乃密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死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殮弗衍愆於禮哀毀瘠後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雅弗咄咄嗟異扶櫬還過夜雖風雨露次啼號遇荒林野藪聲烏烏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

良節一時並仕應顯重杰獨閉處對古聖賢戶外事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俸入不足庇其家重杰能同苦節韋布糲食奚啻蓬累然父歿廬於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奬扁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詡採養漸充正德巳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甘淡薄絕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爲矩矱妙契疾書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歌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體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歿不亂云大理卿

黄鞏曾日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撝明陳茂烈諸公並祀　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郡庠生因父疾亦嘗舐糞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奬督學田汝成特賓於儀等廪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周孝子聘傳

方學漸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弱冠籍邑傅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異翼爲兩大人色驩惡用嘔嘔佔嗶爲溫凊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邇匪彝應試於池州群寓一樓盛夏袒裼適有艷婦窺趨而下覷延聘獨衣冠危坐

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旣婚食指漸繁父母命析箸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覩彊畝二弟所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窪澇延聘安之授經自食其室災鄰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于不肖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辟踊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苫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此無何內艱稟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塟先隴宗人

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日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胥壙閒一日㤥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門苫敗塊刊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自𦍑言于邑令李公尚默參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齋則肅往爲營墓于時宗人感其孝許埜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闋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

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愽士先生曰知今歲卿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纔此不復談來事矣晩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饗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鰕鯽樵荊榛足矣勿取大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愽士先生使人以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擢於前也優游衙門七十餘卒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誣訴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

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
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
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
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
嘉靖壬辰孝子鍼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
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
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
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
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
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制衣必三襲令兄弟

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禮樂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咸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遂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孝子何倫傳

趙鏜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凊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假貸於人一日母失難豚腸爲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峒黃二公咸貽之埜聘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

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
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
諸公游晚年復拜耳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
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
一女壻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鋑曰予髫時猶及
見孝子令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
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
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一見我可免也孝子
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釀酒者擠孝
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瓢尨觸舟者類也

奚毆爲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
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此壺罌以備吾母晨炊乎盜
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
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犴狴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妾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　上可之得減死諭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闇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詈辱王萬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王敗面王舍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毋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瞷娼所在媼適掃於廡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廡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毋矣吾走毋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毋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吾我也毋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

信吾殺人之孫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獄以鑑馳報聞於　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間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　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郵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尊婦擅妒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

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夘而斃之何其壯也旣出亡又
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
鑑年才十三爾囡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
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
信然

楊黼先生墓志　　李元陽

楊黼太和𧑐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諸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對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

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囬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囬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户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干仕棲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冢於西原以瘞之爲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殁爲傭以營塋葬畢入鷄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命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髑先生今日事禮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營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手塗棺隆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

堯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

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觴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啞曰傲貴人聊爲阿母歡耳貴人嗟艮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恭推舂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傭業俱以養母

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
諸娼呼孝子侍娼多豪貴人餜且腆甚孝子未及舉
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
每何賓所不顧急摘諸卉肬品畀紙納袖中未見一
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
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俞席
間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
檐間覆以瓦先間歸侑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
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
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誑曰由我詰出之人

則曰語他所矣王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售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巳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愴前戹乃折簡王人語以故且曰昨谷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王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巳得戹知非若矣傾若何苦自誣負不疑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淋下曰其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介把我袖將

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恥辱說也不知彼苦嘗竟遊行嘫乞墦行何疾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內至自證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潁封人奚加焉宰族叔氏屈起後世有以也夫

李㭹學梅傳

耿定向

李㭹者予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㭹嘗　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㭹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㭹兄弟凡四人㭹爲嫡且長餘孽子㭹父暱諸孽而疏薄㭹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㭹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㭹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柰何以僞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因累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誠孝母歿㭹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幽居乃㭹執執獨棲莽間暑

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
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滸忽雷
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
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
者儒張姓者意椽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瞷之席藁
臥雪中没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
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喪
母里人稱其孝椽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
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
千金乃椽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賄故上今吾督獄者飭法耳若干法而贓賄何如此囚不以一毫自免且從家累糧且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椽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絶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椽取后察知德由椽也乃置酒飲間更爲幣加金爲壽椽色弗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椽往歳飭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椽故古貌又冠屨敝惡憒然一田夫也予間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意偶忘其辭椽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椽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

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葢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於其際久已卿矣乃椽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嫵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椽幸受知冲宇矣

丘孝子緒傳

張時徹

丘生名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後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微詔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頓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霑霑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庶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

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鼇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愬於途知生爲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廝也詰以母向往故廝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囑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問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郎

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黄適台州李宓副之子云生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從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彷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尚齡耋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黄居李撫從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老叩其忩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詢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跡而入焉則吳秉朗秉懃之第也二人皆庠生咸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過詢諸族有嬸氏室於内閤所留止者與鄉人也志而咻焉娃訴之故

婿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
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鷲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
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商
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傘工
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
告馬長曰吾先儒肩輿度日億曾與一婦至滸墅蒼
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傅寺傍棺者謬耳
二人忽入門轉輿而出曰願執厮役爲先生導生喜
甚即别二生來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鄧與辭曰當
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悼君哀苦而來

豈爲金耶固投之輒投金而去生据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邂逅行人惟以孺人物色之有纖履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孺人去歲其夫亡平生懇祈與俱先是其姑氏之家誌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閭左老媼亦如其言即生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侲侲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孺人也而抑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眞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跟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

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奴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乃生還取金徧償之併迎翁冢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歿則請毋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餚怡如也生初居毋余喪春毀盡哀處兄弟友愛忳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折產時眾議量美其貲生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丑歲蜀進士趙氏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生沖和夷易純無他腸悖睢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眦圭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

綜羣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屨滿其戶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輒試高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庠師撤縣給牒而縣介賈君開生至行特造捄至舍爲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誄之曰嗟丘生破家葬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勞于學孜孜然其身而不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歿之夕家人環聚泣請所囑乃張皆昏昏語其子曰娶要緊娶要以示娶即毋負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歿不少許云司馬氏曰

非

予於丘生蓋有徵於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義馬廝
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王四
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
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闔開之茫昧殆所謂若啓
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暌分流離顛沛
莾威萬狀而卒徼神之佑完其天親即悍士見之蓋
未始不𬍛腭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
若是而況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巳

夏孝子恩傳

方學漸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恩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慕持服如老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忘機籍諸生酷貧傳童子脩以自餬孝子旅館侍餐食未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孝子涕泣彷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室刲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與日孝子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柰何生父故戕兒乎鄰父老相視嘆異聞於縣令胡公訪義中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

種之誥朝得申孝子文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楨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縣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簡授之經義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川張公遂署桐諭倡明理學首表孝子館穀之以風多士孝子毅然纂緝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明年春正月葬孔城之麥園墩搆茅廬一楹於墓側獨居朝夕與哀聞於野二月間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旦詢孝

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子棲自如廬恭三
年身無完衣口無茹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服闋始
奉主反室始徃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
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孝子既
終喪罕至庠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荆楚汎
越浙答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甑山張近溪羅惺
堂史質疑請益得一談訓不啻拱璧耿公將學偕京
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晉邸與諸名士俱耿公
欲類奏孝子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貿名耿公
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

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
文綺白金將疏聞會孝子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
曰瘞我父墓側人爾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偕孝子食
糲衣疏不厭客在堂雅諱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務
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恣跋跡而無離憂子四
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戩

孝子楊勝傳　　郡志

楊勝永平郡遷安增廣生也值母吳氏墓有米花結於盆綠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墳前之象已芝草生焉同學生楊汝經暨鄉里告於縣曰勝心地端靜性天孝友孩提失怙賴母氏以劬勞撫木無違承慈顏而効順動罔愆訓志篤性倫患親目之衰明遂日以舌舐而愈繇親病之後始顧天以身代而痊與論同歸衆心允服隆慶元年季冬親以老疾告終哀毀踰禮幾于滅性既塟居廬咸如初終三年七月地產靈芝大小四枝黃紫二色于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

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
提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華表于通衢仍給
冠帶人丁榮其身復其家云

孝子文學潘自新傳

羅 治

余故人潘君者諱自新字汝明别號用吾家丹徒之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君舍其間若秦風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君世耕沙中汙邪田代秋穫肅至君父東園翁務遣君就傅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恒矯矯若恥以身浮沈閭里間性峭直人有過必面折之而人卒諒君無他腸也君亦尋悟已非是輒佩韋焉嘗一日有稱東海王心齋先生用布衣起游濱君獨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聞從而鄉之儒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而君起居飲食家庭人倫一稟於先

氏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君者曰吁潘孺子之爲
人也何爲是拘拘者孺子欲衣堯服而摽堯行耶非
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掇上第取巍科上耀
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若眞
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
當世之顯貴而乃爲此妄庸腐儒之事可笑者也君
闇之亞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君天性至孝友事
父東園翁每竭力色養而待弟又新爲最友愛一日
東園翁從沙中涉江望郡城中流遭風逆舟覆君時
居維揚領生徒訛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忽涕泗

泠淪日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至君徒跣走六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介廚延江舟于操舠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鐵及腐肉朽骨無算而翁卒斛之茫茫不可問矣是時君幾欲以身從翁殉大江乃冊瀝沒沙泥中幾敗不支余屢慰之曰無以爲也而翁之不免於水命也且君欲訾暘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死無益也所爲君慮者上有垂白之母下有孤諸孤在也君聞愈益泣而余

亟呼君之弟與君之子掖君而歸卧苫塊間而予特時用經言繩君君亦信予不妄後語君具棺以翁生時所嘗服御内棺中立嘗爲表命曰衣冠之塋庶令而翁波濤無定之魂有所附也蓋君自是三年讀禮啜粥食疏無笑言悅色終君之世不入内室豈所謂天性至孝完行端飭君子非耶君爲諸生即鮮大文名于世而雅好予論文往往待予言解頤而予始學詩得近體一帙君特爲梓之曰莫邪集若而君之族顧不大顯屬予爲立譜若有當心於予之言焉而予方疲于津梁而世亦鮮知予而予之困特甚君故貧

每每歲予解衣分食間亦少資予行來往來君雖不言而予獨不藏之中心乎後與辰予與江夏丁元父黃門兄鼓棹登焦山後聞君母卒而予亟持生芻吊舟墓下盡哀而別又十年而君竟先物故矣猶具一詩及所爲自祭文者皆絕命詞托友人裘一梁身後致我讀之益愴然嗟君呼吸易簀之頃何寄慨也而尚不忘予故人君固直視生如寄而死若歸而予豈生相憐而死遂捐者自予所友世之名人若以文章見若以功業見彼皆挾世資似可憑藉於不朽若君之生平孝友大節貫天經地義之懿可貫金石而質

鬼窈而反合寂莫將受知于千古之上乎而古人不可見將自見於百世爲政乎而誰爲之聲施實子責也予安能以予非青雲之士而辭也因破涕立潘君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啟巽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儒族姪俊以爭屋毆殺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値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刃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仇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隣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仇故號於

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搆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亟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試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晁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顔與讐同室矢志終

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欲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并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未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嫋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碎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

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
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
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君姑
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嘱守
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
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
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
見父棺卽以頭觸皆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
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
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短

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望弟扶棺登舟久之乃
返汪所在日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
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
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
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弔焉遠近奔哭者載
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
彼買和契賍具在可以坐倖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
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
賢意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
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後九

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傳師者傳殺之以報讐
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況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
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
以栁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私父痛曰
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
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
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
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
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
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謇諤必能折

櫨必能炊爨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人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傳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繫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毋韋氏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毋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毋果病愈十一年毋復病癰親爲吮舐毋病復愈又塋祖缺適隆冬大雪位告天地匍臥穴中忽然晴霽又父文貴病殁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味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錐孝堪勵俗毋始病肺則嘗其穢痰毋繼病癰則吮膿吮血營祖塋裸身溫穴而積雪夜晴廬父墓泣血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死盡

旌崇恩況出村訳尤欲天性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王在倭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倭
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壽讀書城外明遷庵
本年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
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後已脫身二里許展轉
尋父聞父爲倭執懸趙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跽求祈
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
刃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殺猶相扭不
釋手同時避難窓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艮等目
擊可證本生家亡祀絕湮没日久迄今父子一塚表

坙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後孝出因心義能殉難
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死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
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
光沉沒世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
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
救突入抱父漸以俱出而炎燎觸天棟榱盡燬擴身
翼父而竟不得兒父子俱遭燬燼義男李安目擊共
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次日

縣官登門查閱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
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
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榱之盡墜與父同灰舉身烈
焰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
肢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綱常增重閭里傳
芳乞
經勘賞相應表揚

楚岡苦孝鄭之垣傳

余纂燕史孝有列傳非燕弗錄矣每紫遊百世上乃富燕目擊若鄭之垣者黃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尋親遊都下母王悝夫客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嘱觔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爲黃吏以給垣備許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勞力并役人下廠朝夕易爲活耳即入制修足見錢佐父甫至三屯五月五謁岳忠山墳爲親祈城終以所見膽父于羇旅舟持齋誦經無非爲親者日隨父都下閒執所湧勸歸父不北數千里來尚落拓入閈里而日

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齋之次日
齧左中指瀝血具詞爲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
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
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吏圖他役
不遂憤悴成焉疾囊以求醫亦習剃髮糊口而塗
益窮於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天有老人卧道左狂呼
環視者多譏之尋散去見垣獨立良久詰孫子其爲
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邀
起因覓其酒肉乃齎所有爲治具共旅宿聽談玄上
休咎叟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猒焉於老人

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稽
自於昊穹曰垣窮旅亡㬅爲親衰禱者屢矣恐不足
爲今特割左肱以藏若而不可敗請不肖身當之含
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爲怡然勸適母腸病痢
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予祈禱狀將痊
破且差告諸妯娌奇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
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
從舉母所囑纏綿幾百言而痛苦以告竟訖前言不
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從來膝下勉許而辭
右訣也陽月起行負貢米將蔬及榛果往歲恭抵家

天毋徂矣毋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即當空
合手拜謝因告毋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
月後北負糗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
也塗之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
病卒鄉即埋於叢塚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奠痛稱
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蹶然曰吾耳夷虜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肯別父以思毋也不忍父年未
中竟爲羈以終世不肖雖備丐寧耳父作燕山鬼乎
柰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
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瀝血立券依此於引神康幾

人信之遂當室而剔作券於塚側荒茀叢叢不可數
平時人所驚過者晩以灰畫圈趺坐其中念佛爲丈
誠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拷腹背血券悲
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口使吾
饑而奴歟云丈不終於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
助以金則不受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
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邢謙南陽人
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辯謙口嗟乎吾甘以
貸取而宦遊者哉襄固室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
姑俟之爲兩圖由是淅人金印助修云鵬爲頌其

閩人余爲備衰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邪公厚賻道里費旅覩可長返矣且不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心何日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顧爲爾執鞭吾徒何以贈哉乃授予筋曰孝難矣孝難矣於今之見斯人鷰史氏其含諸予務諸史其備丐割肌苟有一足傳況兼之者乎今迹其所爲多二氏家教固不重遺體如吾儒者猶然能不從火化以斂手足形且正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

者何如即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貸米以百
里外爲難茲往來數千與昔所負者何如蓋生盡力
於米死不憚身於觀乎雖背從於二氏儒者道過半
矣他日太史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予則安知姑書於
簡萬曆丙戌夏五

徐孝子彪傳　　　縣志

徐彪字宏傑浦城縣人性至孝生平約已循理擇地
而蹈事父母朝夕菽水必躬必親晉承顔色無有違
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卧起不解帶者三十
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可勝埊斂皆如禮廬
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
時侍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
遇忌辰素服哭泣蓋終身尤慕云兄歿遺一女撫養
之不啻如已子疏屬有貧而鬻男取婦代贖鄰有蔡
四者被負嫁其妻爲償其負而返之盜入其家法

僅竊貧既獲論之曰若亦過於饑寒耳予忍蔽爾厥盜名哉亟敗行無罹於辜其隱德懿行又如此至今子姓蕃昌科甲接武所謂孝思錫類非耶邑令書其堂曰熙德已經陳御史具　奏禮部於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題請奉勘合行縣給官銀三十兩豎坊旌表其門

卷終